

從空虛到充實

從空虛到充實

從空虛到充實

No. 0325

從空虛到充實

實價六角五分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張天翼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杭州 成都
北平 重慶 汕頭
廣平 廈門 雲南
漢口 九江 洛陽
貴陽 鄭州 陽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1, 1, 5, 初版

1933, 9, 15, 再版

1501 — 2500冊

目 次

三天半的夢

報復

從空虛到充實

搬家後

三太爺與桂生

三弟兄

三天半的夢

章：

現在車子不知到了一個什麼鳥站，停那麼久。
（我便趁此機會寫幾句話給你。）一個人坐在車中
是比看所謂“愛情影片”還無聊的。周圍的黃色面
孔，和黃色之外還混了些雜色的面孔，造成了一個
可憎的環境。坐在對面的先生，他有時也許會很長
地噓口氣的，那口氣毫不客氣地直噴在你臉上，首
當其衝的鼻子，便可以領略到一種窘人的味。但他

若是閉緊了嘴呼吸，那你倒可以輕鬆點，不比在京奉路上，即使他閉了嘴呼吸也會有大葱味兒送過來：這却要謝謝老天爺的。

坐在斜對面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一個髻直拖到了背上，一面抽着“哈德門”，一面對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男子演說，高聲地。她的聲浪蓋過了一切，連“屢，五香茶蛋”都大為減色了；口音是，我的天，一口杭州話！

杭州話，我和牠別了又快兩個年頭了。雖然我那兩位老人當杭州作故鄉，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長大的，但我老是憎厭着杭州話，和憎厭杭州這地方一樣。杭州確乎可憎，不知道你對牠如何，我想，你也應當拿所有的憎厭加在牠上面的。

“我不怎樣覺得杭州討厭，”記得你說過。
“你的厭棄杭州，或者是因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

這話不能說牠對，也不能說牠不對。人們往往不高興自己的家，因而連“打公館”的地方都覺得可憎。……

謝謝老天爺，開車了：坐在車上，停車比開車時更無聊。

打住，因為震動得我不能再寫。可是那位杭州太太還在演說，只不過聲音已被機聲擾亂得只剩一半了。

如今到了K縣。

媽的，真無聊。買來的一份申報，連廣告都看完，直看到了“諸君閱報至此請虔誦南無阿……”我很懊悔我不曾帶幾本書來。

開車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煙捲，紛亂的思想也和煙一樣地瀰漫着。杭州太太的演說詞老沒有完兒，她或者是想將一輩子要說的話全併

在今兒說完吧。

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離杭州時的景色：一樣的好天氣，天空中綴滿着各樣各式的浮雲，一樣是地面上鋪着黃葉衰草，天地都像一件補釘很多的衣；氣候是一樣的季節，人是一樣的心境，所差者只是，一個去，一個來。

我想我這時的情形，和那年你從北京回河南去的時候一定很相像：腦裏都是充滿着可憐的兩位老人的印象。只是，你那時是滿臉的悲哀，我現在是空洞着，好像這回的來看老人，只是命運的擺佈，不是自己的主意，雖然我到了S 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

而且還有一種心理，是怕：我的抽煙捲，和喝過分的酒，和幹了許多其他的家裏所不高興的事，（什麼事，你當然知道的，）我那爺娘是已略有所聞了。並不是怕責備，雖然像我爹那麼的臊脾氣，

可是他不會，甚或不敢說我一言半句，他待我客氣得和一個朋友一樣：一半是因為兒子大了，管不着，那一半却因為他兒子一向就喫住他——喫住。娘呢，她是個柔弱的羔羊，但她却會背着父親，涕泣太息着勸我的：伙計，我怕的就是這個。

可是我那兩位老人畢竟是可憐透了。他們是拚命地在愛着他們兒子，他們將所有的體貼和愛撫，全用到兒子身上去，一面，又在痛苦和貧窮中掙扎着。至於兒子，兒子是，似乎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們是在度着這樣的生活。前年他從北京回來，纔住上一個月多點，家裏的生活幾乎使他厭棄得發狂，他便毫不客氣地借故要到X都去。父親心裏在憤怒，但他不發出來，臨走的一天，這位老人家還陪他到車站。娘也許哭過了，不過他未瞧見。

“長了翅膀就想飛，”這位老太太苦笑着說。

（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個飯碗，居然能夠接濟

老人，是當時夢都想不到的事。)

一面我厭棄着我的家，同時我覺得我應當爲人道之故而使他們過一點像人的生活，不說舒服。F君——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齋小賣處搶位子的——那樣的態度我不贊成：何必因爲他們惟其是父母，要仇視他們呢。而像你那樣接到一封較緊張的信，便讓重大的悲哀抓住你，因爲是在一個女同學面前，纔將要淌的淚極力忍住，我也不會有的，我是對任何事件不會淌過什麼淚水。

車動了。……………

寬橋。再十幾分鐘便可以到杭州。杭州太太在伸懶腰了。

這封信算寫完了罷，“且聽下回分解”

十月二十。

現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還不曾看見過。一進了家門，只看見堂屋裏的陌生的陳設，我疑心走錯了。

再進兩步——

父親。

看見父親了，他在看小說。

“爹！”

“啊！”這位老人家跳了起來。他是，悲哀，快樂，煩惱，歡喜，所有的感情都一齊併在臉上。他顯然感動得一句話說不出，他只發出一個簡單的感歎詞。

他的鬍子白了許多，可是臉上的縐紋並未增加。我下意識地笑着，我感到抱歉了。

爹張開兩臂，我們抱了起來。

在抱的當中，他喊母親：

“素，來看看，來了誰。”

母親當然是照了她近十年來的習慣：因為背疼，坐不住，得常在床上躺躺的。

“我知道。我連鞋子都穿不及了。”

出了父親的懷抱，我到母親房裏，母親坐在牀上。父親也隨着走了進來。

“爹媽還是一樣地康健，一樣地康健。爹的‘氣色’還顯得好些了。”

“真的麼，”爹無意識地而又得意地。

其實，娘的灰白的頭雖未加白，而臉上却似乎顯得很憔悴。

這位老太太像看一個新奇的東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她臉上是喜悅的微笑，但除此之外，當然是還有別的表情，這表情，我就說不出是什麼，勉強要說，或者戰敗者忽然得了勝利者的同情時，那敗者的表情，也許像這個，但也不怎樣像吧。

“似乎又長了些哩，”她說。

“還有得長麼，二十幾歲了？”

“但還是不改孩子氣，”父親插嘴，“還是抱，還是親嘴。”

母親聽了這句話，甜蜜地微笑着。擁抱和親嘴，我是和他們幹到了十幾歲，父親說過“看你大了還這樣親不”的話，可是現在雖成“大人”，“長了翅膀”，還是一樣。這些舉動在我是成了習慣，並不是做作，不是想到這樣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憐的老人，只是一看見便下意識地抱了起來。然而他們對於這個是很受用的。

“你為什麼不在事先寫個信來呢？”爹說。

“我的來是很匆促的。本來是為了一點小事，到了S埠，那是禮拜日。到昨天就弄完了，看看還有空，便在今早上了車。”

爲了點什麼小事，當然是無述說的必要了。

“那你還沒有喫飯？”

“沒有。”

“你要喫什麼呢，麪還是飯？”

母親問，“飯大概還有吧。”

“那就喫飯罷。”

“你要什麼菜？”

“那你請了幾天假了？”父親又問。

“隨便什麼菜罷。請假？是的，請了一個禮拜。”

“那可以在家裏玩四天，連今天。”

“李媽，少爺還沒有喫飯，拿點開水泡飯，剝兩個糟蛋罷，再買……。”

仍然是那個老李媽，一輩子不開口而又忠實的李媽。她好像看見“少爺”的回來也覺得高興似地。

所有的家具，半是我的故舊，我覺得我在X都

的一年多，似乎只是一個夢。

於是我們開始談“閒話”了。X都是我們從前住過的，父親便很關切地問我近年X都的情況。我們又談到在X都的所謂親戚和同鄉和朋友，談到X都的氣候和人物，談到房子，談到李媽，談到……，差不多將所能搜集的瑣碎事物全都談到了。從到家直到我喫完飯，話還是源源想出了來。母親告訴我，家裏的那隻黑貓生了三個小的，我們將兩個送給了彭家，大貓在上個月不知怎地不見了，如今只有一個小黃貓，黑貓的小姐。她又告訴我，姑母來杭州的時候，有一回上洋車沒有上好，蹣了一交，幸而不曾傷了什麼。她還問我身上這套學生裝做了幾個錢。最後，父親說，湖南來信，七叔快過六十歲，希望我能回去一趟。

‘唔，我對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我說。

這所屋子的每間房，經了母親的佈置，都很潔

淨而整齊，但是廂房，却安不上這類的形容詞。廂房雖整齊地放着箱子，地上却陳列了無數的“什錢”，還有是白蘭地的瓶子，其餘的酒瓶都給李媽了，母親說白蘭地的瓶子是很好，所以整打的讓他們站在箱架子下面。

“反正是廂房，所以爛東爛西全堆在這裏了’，娘解釋着。

“這自然不打緊，”我說。“其餘都擺設得好極了，要是X都人見了，還當是大闊人住的哩。……廚房裏還掛了這些臘肉臘魚。”

“是洪璧送的。洪璧纔可憐哩，她上個月……”

不知什麼時候父親不在房裏了。

“爹呢？”

“沒有出去吧，不知帽子可在家。”

我和母親又談着許多話。我和兩位老人的談話，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們：我在X都剛跑進

那鳥中學，所謂同事們的面孔都令人難堪，後來由難堪的面孔漸漸變成了熟面孔，近來似乎和他們談得上了，所謂談，自然是敷衍，所以我想我如今許在下意識地敷衍着他們吧。但這是不相干的，管他兒子是真，是面子，只要做爺娘的實際上能得到點兒類乎安慰似的東西，便得了。

母親忽然問我為什麼不寫信。

我說有時實在是忙，有時覺得無話可寫。

“但是常寄信來，家裏也好放心，”她和平地。
“有時爹爹發氣，說你不寫信，叫人提心吊膽的。我說‘他一定沒有什麼事故，有什麼事他倒要寫信來了’。”

她只說信的事，不曾提到錢，提起錢我也許要臉紅的。平均算來兩三月寄一次，每次最多八十元。他們是怎樣維持下去的，我簡直不曾想到要問一聲。他們給我的信，永遠不曾問我要過錢，有幾